



窺探毒梟之鄉－ 哥倫比亞貧民區的重生

Comuna 13: the Reinvention of Colombia's Most Infamous
Community

詹惠雅

荷蘭烏特勒茲大學國際犯罪學研究所碩士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科員

摘要

[詹惠雅]

位處中南美洲的哥倫比亞國內長期衝突不斷，其中安蒂奧基亞省 (Antioquia) 的首府麥德林 (Medellin)，1970 年代毒品交易氾濫，逐漸成為犯罪的溫床，謀殺率及犯罪率居高不下，也是中南美洲有名的大毒梟 -Pablo Escobar 的根據地，使其被評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之一。麥德林城的第 13 社區 (Comuna 13) 更是充斥暴力、犯罪及毒品，黑幫及準軍事組織的長年把持，以及各項資源的匱乏，導致貧民區中的居民暴露於高被害的風險之下，或是進一步成為加害者。近年來，哥倫比亞政府除了大力打擊犯罪之外，亦逐步建設大眾運輸以及圖書館等設施，並設法將資源引進貧民區，使得麥德林的貧民區逐漸擺脫昔日惡名。此次實際走訪第 13 社區後，筆者認為臺灣的治安狀況整體較哥倫比亞安全，然而亦能從麥德林的社區重建過程中，體認到社區居民向心力及初級預防與次級預防的重要性。



Abstract

[Hui-Ya Chan]

There has been a long-term armed conflict in Colombia for the past decades. Medellin,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Colombia, was notorious for its high prevalence of crime and murder rate. Not surprisingly, the city was once known as the most dangerous city for tourists in the world. Comuna 13, one of the communities in Medellin, was full of violence and drugs since it was a stronghold for a Colombian drug overlord Pablo Escobar in the 1980s. On one hand, residents in Comuna 13 were at high risk and first to be victimised due to the lack of external resources in the community.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in this community might become perpetrators, drug dealers, drug traffickers or part of gangsters. However, things have changed. Numerous efforts have been put in this neighbourhood to get rid of its tumultuous past and transform the ghetto into a place with hope and brightness. Several public services, including a new cable car line, libraries, and escalators, have constructed in Comuna 13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its inhabitants. Moreover, some institutions set up houses or centres to provide youths with a place where they can do some activities instead of hanging around on the streets.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the crime rate and the amount of criminal cases have decreased gradually. Such improvements would be a good example of the implement of primary prevention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in Comuna 13. From my perspective, Taiwan is at some extent safer than Colombia, but we can still learn Colombian strategies to prevent youths from crimes and reduce crime rate in neighbourhoods where are plagued with violence.

壹、緣起

筆者於 2016 年至 2017 年在荷蘭就讀 Global Criminology 碩士期間，系上安排到哥倫比亞校外教學。當時哥倫比亞因內戰和平結束而受到世界矚目，哥倫比亞政府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 下稱 FARC) 在 2016 年進行和平談判，雙方簽署和平協定，讓長達半世紀的衝突告終，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 (Juan Manuel Santos) 也因此獲得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一個以研究跨國犯罪為特色的碩士課程，到哥倫比亞這個長期內部衝突不斷、政府與毒梟纏鬥不休的國度參訪，的確是相當符合學程的精神。

這一趟遠赴中南美洲的自費參訪，讓筆者得以有機會探究這既陌生又遙遠的國度。2017 年 1 月底自阿姆斯特丹搭機飛往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 (Bogotá)，中途於美國亞特蘭大轉機，抵達隔日即搭乘國內班機前往第二大城麥德林。我們乘著新穎的纜車來到此文中所提到的第 13 社區 (Comuna 13)，與當地居民面對面交流，瞭解當地居民如何奮力一搏，讓曾經惡名昭彰的社區改頭換面。並參觀當地社區活動中心，探究該組織如何推動各項活動，連結社區居民以及讓青少年免於墮入暴力、犯罪及毒品的輪迴裡。

貳、麥德林城貧民區之簡介

哥倫比亞第二大城的麥德林 (Medellin) 約有 370 萬人口，座落在安地斯山脈的北部，城市海拔約一千五百公尺，四季如春的氣候使其有「常春之城」美名，其宜人的氣候、新穎的建設以及豐富的歷史內涵，近年來吸引不少觀光客慕名而來。在市中心可見色彩鮮豔的房屋綿延山丘，在藍天白雲的陪襯之下，盡顯中南美洲風情。事實上，許多山丘上的社區充斥暴力及犯罪，其中的生活也不如想像中浪漫。

在深入探索第 13 社區 (Comuna 13，又稱 San Javier) 之前，先來理解 Comuna 在哥倫比亞社會的意涵。麥德林被劃分為 16 個區域，每個分區被當地稱之為 Comuna，此 16 個社區涵蓋了 250 個鄰里及市中心。為了躲避國內衝突或因經濟因素，大量的農村人口移往城市，在城市外圍興建密集的小屋，由於沒有良好的城市規劃，許多依山而建的鄰里成為了所謂的貧民區，早期不但缺乏水電及交通等基本設施，亦缺乏教育及文化等資源，因此滋生許多暴力、毒品及幫派等問題。



麥德林綿延丘陵的貧民區彷彿永無止境

一、貧民區的形成與哥倫比亞內戰

在麥德林西邊陡峭山坡上的第 13 社區，是哥倫比亞人口最密集的社區之一。根據一項 2005 年的統計，有 13 萬 5 千人在這佔地約 7 平方公里的丘陵區域居住，其中有超過 6 成的人口是 39 歲以下的青壯年。而以社經分層系統來看，約有 95% 的人口落在中下階層，因此第 13 社區也是哥倫比亞最貧窮的社區之一。然而，第 13 社區是如何成為中下階層居民群聚的區域呢？

第 13 社區稠密又貧窮的人口均來自於國內人口的移動，肇因於經濟發展以及內戰。第一次的人口移入從 1950 年代開始，而另一波人口大量移入則出現在 1970-1980 年間。自 1946 年後，第 13 社區原本大片農地及農場被變更為建地，許多土地被賣給從鄉村往城市移動的人，這些移民大多是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及收入而來。於是，城市周圍漸漸形成小型聚落，移入的人口在 1960-1970 年間到達高峰。此後，麥德林憑藉著優越的氣候及地理位置，成為種植古柯葉及運輸毒品往美國的樞紐，大毒梟 Pablo Escobar 在此建立富可敵國的販毒集團，諸多走私及犯罪活動使得大量非法資金注入，麥德林的經濟因而大幅度增長，人口也不斷移入，自 1950 年至 1970 年代期間，麥德林的人口就由原本的 30 萬人成長到 100 萬人，劇增三倍之多。

第二波鄉村地區居民的移入則與哥倫比亞的內戰有關，歷時五十多年的國內衝突主要是政府軍隊與反抗份子-FARC 之間的戰爭，礙於篇幅有限，在此僅能簡述 FARC 組織及內戰始末。反政府軍 FARC 的歷史可回溯到 1964 年，當年的 FARC 其實是附屬於哥倫比亞共產黨的游擊隊，成員以農工階級為主，目標是要推翻政府、成立馬克思主義的政權。然而，隨著冷戰結束，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黨國家紛紛瓦解，FARC 因此少了支持與經濟援助，為了開闢財源以維持武器及裝備精良，該組織在 1980 年代開始涉入毒品交易，並與販毒組織勾結，同時以綁架勒索贖金、非法挖礦及強徵稅金作為經費來源。

由於 FARC 籌措經費的手段，與最初的政治目標早已漸行漸遠，哥倫比亞共產黨遂與之切割，而獨立出的 FARC 日漸壯大，最後演變成一支足以對抗政府的左翼武裝組織。根據國際人權組織 2006 年的報告指出，FARC 組織的游擊隊中 40% 的成員是女性，另外約有 20% 到 30% 的成員未成年，且是被迫加入武裝部隊。此外，哥倫比亞當局在 2010 年估計，FARC 的組織大約有 13,800 個成員，且有一半是游擊隊作戰人員。由此可知，成員人數達萬人的 FARC 仍以叢林游擊隊為主，且女性成員的數量不少，但招募的方式除了自願之外，也會強拉未成年者加入。FARC 以非法勾當維持組織經濟來源，龐大的武裝革命軍造成社會動蕩不安，哥倫比亞當局及歐美等國均視其為恐怖組織，FARC 的最高指揮官隆多尼奧 (Rodrigo Londoño)，就多次被哥倫比亞當局及美國發出通緝令。

半世紀以來至少已有 22 萬人在內戰中喪生，超過 700 萬人失去家園，在 1970 年代晚期至 1980 年初期，就有超過 1500 個家庭為了躲避武裝衝突，自安蒂奧基亞省的鄉村地區逃離，輾轉在麥德林市外圍的第 13 社區安頓下來，並在山丘上開拓屬於自己的區域：Las Independencias 和 Nuevos Conquistadores。初來乍到的移民除了農耕及建築技能之外，並沒有其他的工作技術，因此，只能勉強以木頭及鋁製品搭建棲身之處，以污染的溪流作為水源及飲用水，並盜取電力來生活。此外，由於居民幾乎來自不同鄉村地區，各個時期的移民帶來各自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這些後到的移民被原有居民視為是「入侵者」，既無法融入原有的社區文化，也與城市居民格格不入。

第 13 社區自創建以來，移民的不斷湧入使得人口組成複雜，崎嶇的丘陵地擠滿



了櫛比鱗次的房屋，當地政府無心也無從管理這片未經規劃的聚落，導致該地區缺乏基礎設施及水電等資源。此外，居民也多不具備城市所需的工作技能，因此，第 13 社區成為城市邊陲的貧民窟，也是街頭幫派及販毒組織的藏身地。

二、暴力、毒品與犯罪者的天堂

過去數十年以來，人民因武裝衝突或尋找工作不得不離鄉背井，從農村前往繁榮的麥德林市區，但貧窮的農村人口無法負擔市中心的房屋租金，迫不得已往周圍的丘陵遷徙，落腳於缺乏基本公共設施的社區。然而，他們沒料到的是即使逃離家鄉，FARC 及其他幫派組織的魔掌仍深入社區，毒品走私、幫派火拚及謀殺等犯罪行為天天在此上演。值得探討的是第 13 社區有什麼特性，使得眾多準軍事組織及幫派以之為基地呢？

第 13 社區得天獨厚的地形及地理位置，是犯罪集團、準軍事組織及游擊隊選作根據地的原因之一。此社區位於麥德林西邊的山丘上，陡峭的地形使其成為絕佳的天然堡壘，多年來公權力難以滲透其中。一方面，早期的交通網絡不發達，使得外人難以進入丘陵上的第 13 社區，而本地人也必須花費不少時間往返市區，讓第 13 社區被邊陲化；另一方面，社區內有許多地方能夠登高望遠，警方往往在前去社區的路途中，就被幫派份子所察覺，他們早早就互相通風報信，將武器及毒品藏匿於安全的處所，讓警察難以除暴及緝毒。此外，由於第 13 社區十分接近聖胡安高速公路 (San Juan Highway)，武裝份子及游擊隊控制了此條道路，就等同招住西邊通往城外的咽喉，以及北往加勒比海岸的要道，可以操控人員及物品的流動，讓武器及毒品等非法貨物可以運行無阻。

另一個原因則是貧窮及希望與機會的缺乏，使當地居民常為生存鋌而走險，青年也因缺乏教育及謀生技能，容易被幫派組織所吸收。1980 年代初期，因毒品走私及販售帶來的利潤十分可觀，毒梟們為鞏固販毒事業，積極招募人手及強化武力，同時也在較為貧困的社區成立武裝組織，據傳 Pablo Escobar 的麥德林集團內，就有許多殺手來自第 13 社區。此外，許多大型黑幫從事謀殺、擄人勒贖及引爆汽車等非法行為維生，由於組織快速擴張，這些幫派便將部分活動發包給山區上更小更窮的幫派執行。1980 年代晚期至 1990 年代初期，第 13 社區在左翼武裝份子 FARC 與民族解

放軍 (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LN) 控制之下，這兩個組織憑著優勢武力統治社區，並以私法仲裁、任意動用私刑。暴力活動在 1990 年代達到巔峰，也讓麥德林一度成為惡名昭彰的謀殺之都，據信在高峰期平均每十萬人就有 318 人死於謀殺，如此高的謀殺率並沒有隨著 1993 年 Pablo Escobar 的死亡而下降。一項數據顯示，1993 年以後的十五年内仍有 4.5 萬人遭到殺害，且有許多人仍被綁架和被迫遷移到外地。

除此之外，據當地非營利組織統計，光是第 13 社區就有二十多個街頭幫派（西班牙文稱之為 combo），這些小規模的幫派通常不超過十個成員，大多僅能控制一個街區，他們多以販售大麻和「bazuco」（一種較便宜的快克古柯鹼），以及向當地居



圍牆外的每個花盆都紀念著一個在第 13 社區裡早逝的生命



民及店家徵收「保護費」來維生，當地每戶人家每週必須繳納 5,000 到 10,000 哥倫比亞披索（相當於台幣 53 元到 105 元）不等的費用，店家則按行業別不同繳交保護費以求安全。另外，在筆者與當地居民的座談會中，一位從小在第 13 社區成長的大姐提到，幫派也從食物、日用品及瓦斯等民生必需物資牟利，由於當地交通不便，要從山下運輸的物品就由幫派掌控及販售，使得貧困的居民被再次剝削。而街頭幫派之間，也常因爭奪地盤引發不少衝突，另一名當地居民就表示，第 13 社區曾被隱形的界線所劃分，一旦居民跨足到其他幫派所掌控的街區，極可能面臨橫死街頭的下場，因此，清晨及入夜後無人敢隨意出入家門。

由此可知，第 13 社區優越的戰略位置使之成為幫派及武裝組織爭奪之地，而該地資源及機會的匱乏，使第 13 社區的居民比其他地區更容易加入犯罪集團，或被準軍事組織所吸收，最終，此社區成為滋養毒品及暴力的溫床，堪稱麥德林最危險的社區。

三、蛻變的契機

麥德林的暴力犯罪及謀殺數量在 1990 年代達到巔峰，失序與混亂甚至向其他城市擴散，在 1997 到 2002 年間，第 13 社區的謀殺率甚至比過去多出三倍，逼得政府不得不正視問題。哥倫比亞前任總統 Álvaro Uribe 在 2002 年上任之後，決心要重新整頓第 13 社區內的秩序，其主張亦獲得時任麥德林市市長 Luis Perez 的支持，因此，當年政府即發動多達十次的軍事行動。其中，影響最深遠也最受爭議的莫過於 Operation Orion。在十月中旬發動的 Operation Orion，最初目標在於連根鏟除反抗軍的勢力，在四天的圍城之中，超過一千名的警察及軍人進入社區，直升機和坦克也從空中及陸地上不斷掃射，彈藥直接穿透貧民區的鋁製屋頂，造成不少無辜居民的傷亡。據官方統計，此次軍事行動中有 17 人死亡及 30 人受傷，另有多達 400 人被逮捕，但最後只有 80 人被判刑。亦有報告指出，許多無辜的民衆及幼童在軍事行動中遭受虐待及囚禁，更有不計其數的居民從此人間蒸發，高達萬人在此戰事中離開家園。讓政府軍隊及警力無法順利攻下第 13 社區的原因，正是此丘陵社區的特性：狹小的巷弄、擁擠的房子以及諸多的瞭望台。最後，社區內民衆紛紛在房屋外披掛象徵白旗的床單，團結一致地乞求和平的降臨，因而促使軍事行動告終。

在 Operation Orion 之後，左翼武裝份子 FARC 和 ELN 的游擊隊勢力離開了第 13 社區，但是，另一個與警方合作的右翼準軍事組織接管此地，接下來的幾年，他們憑著優勢武力管理當地幫派，四處巡邏及仲裁紛爭，讓當地謀殺率下降，第 13 社區似乎進入承平時期的。不過，於此同時，準軍事組織也私自開啓審判，對曾協助游擊隊者動用私刑，記錄顯示有 450 人被非法拘禁、75 人在打鬥中傷亡及 100 人從此消失，另有超過 2,000 人被迫遷離家園。直到 2004 年右翼準軍事組織遣散之前，據傳有超過 200 人神秘消失後，幾百具屍體出現在當地人稱「La Escombrera」的垃圾掩埋場中。在右翼準軍事組織的首領被引渡後，其他組織成員也相繼被遣散，第 13 社區看似脫離游擊隊及準軍事組織的魔爪，得以在無盡的暴力統治後喘息。

除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之外，當時的麥德林市長 Sergio Fajardo 自 2004 年上任起，立即實行一連串的城市革新計畫，投注大筆的資金到被遺忘許久的貧民區，期望以興建交通及各項公共設施，來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並讓居民融入城市生活，而遠離犯罪及幫派的生活型態。新架設的纜車線連結了社區及市中心，使原本耗時三小時的通勤時間縮短到三十分鐘，居住在丘陵的居民得以便利地前往市中心工作及就學，纜車系統的出現，不但打破了各社區之間貧富及地理環境的隔閡，纜車也載來一車車原本只在市區的觀光客，根據當地政府估算，三條纜車路線每天約運載 20,000 名乘客。除此之外，從 2011 年開始，戶外手扶梯在陡峭的社區內開始運轉，昔日走階梯要耗時半小時回家的居民，現在 6 分鐘之內就可抵達 380 公尺高的住家。今日的第 13 社區裡，有數座手扶梯連結各個區域，造福了約 3,000 名居民，且從 San Javier 纜車車站旁邊，到更高的 Las Independencias 和 Nuevos Conquistadores 區域都有手扶梯供民衆搭乘，不但提升居民前往市中心參與活動的意願，加裝冷氣及音響的戶外手扶梯也吸引不少觀光客前來體驗，一邊搭乘一邊欣賞社區內五彩繽紛又充滿意義的街頭塗鴉。同時，市政府也積極改善社區內的街道，寬敞的道路使得人車皆可通行，多項交通設施的改善，讓第 13 社區不再是資源的孤島。此外，市政府也投入預算建設圖書館、學校及休閒運動場所，使得處於弱勢的居民能獲得教育及文化等資源。

Fajardo 市長解釋：「我們最美的建築必須建造在最貧窮的地方。」麥德林的城市規劃與多項公共投資，成功地讓長期處於弱勢的第 13 社區居民，能夠享受到比從前更多的資源及更便利的生活，透過外部資源的引進，不但破除貧民區在經濟及地理的隔閡，也改善了惡化已久的治安。



參、浴火重生的第 13 社區

為了解決治安問題，哥倫比亞政府除了以武力鎮壓掃蕩幫派勢力，另一方面，也開始在貧民區大興土木，興建纜車以利居民往返城市就業及就學，同時增設電扶梯連結高低起伏的區域，而當地藝術家在巷弄牆面的繽紛塗鴉，也為原本邊緣又暗淡的貧民區增添風采，使第 13 社區重新獲得活力，帶領觀光客走訪社區也成為麥德林觀光賣點之一。然而，盤踞此區已久的犯罪和毒品問題是否真能解決？

一、以文化及藝術重建社區精神

在第 13 社區重建的過程中，麥德林市政府建設的硬體設備，讓居民享有更舒適便利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由於這些設施和資源的引進，喚起當地居民對周遭環境及社區文化的重視。過去幾年，居民們藉由音樂、藝術作品、社區活動表達他們對社區的關心，並且形塑出一個新的第 13 社區，以活力及繽紛的形象呈現在世人眼前。而許多非營利組織在麥德林貧窮的社區落腳，提供青少年安全及娛樂的場所，減少無知青少年被犯罪集團所吸收的機率。筆者就參觀了位於第 13 社區的戰略之家 (Casa de las Estrategias)，此研究機構致力於研究之外，舒適的空間與輕鬆的氛圍吸引青少年呼朋引伴前來，除了提供閱讀的閣樓，還有能夠盡情創作及唱歌的錄音室。即使如此，研究機構內的工作人員提到，中心離第 13 社區的某些區域仍頗為遙遠，無法讓青少年晚上逗留太久，或是難以服務到住家偏遠的少年們。

在歷經準軍事組織及幫派的統治之後，第 13 社區的民衆厭倦多年來的暴力及恐懼，於是，當地的社團開始一連串重建社區的行動，包括公共環境的綠化、社區專案、清潔運動以及公共藝術，來抒發他們過往的挫折，並進一步尋求和平。當地一名暱稱為 Kbala 的饒舌歌手提到，第 13 社區的重建以嘻哈藝術 (hip hop arts) 為軸心：饒舌歌曲、街頭塗鴉、地板舞以及 DJ 文化，這些活動取代了暴力和犯罪，為社區帶來寧靜又平和的氛圍，以及經濟與進步。

現在來到第 13 社區的觀光客，往往被牆上及建築物的鮮艷色彩及精緻的彩繪所吸引，那是由於當地政府一開始提供青少年免費的塗料，讓他們得以抒發內心的情緒，以及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社區內的學校及商家也紛紛跟進，在周邊漆上美麗的圖案。「非暴力革命」(Revolución Sin Muertos) 即是由當地對幫派文化反感的嘻哈



第 13 社區中令人目不轉睛的街頭塗鴉

青年所創建的團體，他們為社區內許多牆面都漆上塗鴉，社團的成員表示，許多居民也會在塗鴉旁放上標語以示支持，彩繪牆壁的作為也能激發居民的歸屬感，並且抒發內心的痛苦與鬱悶。

許多嘻哈歌手也透過饒舌音樂為社區喉舌，當地的饒舌團體 Comando Elite de Ataque 創立了 Kolacho 嘻哈音樂學校 (Casa de Hip Hop Kolacho)，教導第 13 社區的青少年饒舌音樂，幫助他們遠離街頭犯罪及毒品的誘惑。然而，社區的重建之路並非康莊大道，在當地社團積極推動各項改變後，第 13 社區卻在 2011 年及 2012 年迎來最緊繃且暴力的一年，起因於某些街頭幫派的帶頭者被逮補，分崩離析的幫派力求重組及重新掌權，並對抗新來的幫派而在街頭打鬥。不幸地是，因饒舌歌詞內容傳遞幫派內幕及倡導反暴力，讓許多饒舌歌手在當時成為幫派殺害的目標，有些饒舌歌手則因跨越「隱形界線」而慘遭殺害。根據為麥德林人權組織工作的 Adriana Arboleda 所述，這些饒舌歌手並非與幫派正面衝突而遇害，他們是因為提供了當地青少年許多機會接觸藝術、音樂及舞蹈，並以之作為非暴力抵抗，讓犯罪集團難以招募新血而遭遇不測。2013 年的十月下旬，暱稱 El Duke 的饒舌歌手就在家門口遭到槍殺，而與他有關的 60 多名饒舌歌手紛紛逃離家園。根據統計，自 2009 年起，就有至少 10 名嘻哈歌手被殺害，還有數十多名歌手因收到死亡威脅而被迫離開。



值得注意的是，盛行於第 13 社區的饒舌音樂，源自於美國的黑人族群，後來擴散至其他族裔及國家，許多饒舌歌詞內容充斥性、暴力及金錢等字眼，尤以街頭幫派饒舌 (gangsta rap) 的音樂類型為最，以至於饒舌始終擺脫不了負面印象。以文化犯罪學 (Culture criminology) 的觀點而言，由於饒舌音樂內容體現了次文化的價值觀，也透過歌詞將社群聚集，往往與主流價值觀相抵觸，有時也暴露出社會中的種種不平等，因此，主流社會才會妖魔化饒舌音樂，並將之視為偏差行為 (deviance)。然而，第 13 地區的青少年卻以饒舌音樂，作為對抗幫派及暴力的工具，運用其凝聚群體的特性，並使之成為和平及反暴力的載體。

腥風血雨的一年終於在 2013 年落幕，第 13 社區也慢慢發展出獨特的觀光業。近幾年頗受外國觀光客好評的塗鴉導覽，讓當地居民或藝術家向觀光客介紹街道巷弄塗鴉背後的故事，並細數過去數十載來的社區歷史。這樣的塗鴉導覽讓社區能獲得更多援助，也洗刷第 13 社區嘻哈藝術家的污名，使得大眾不再將他們視為毒蟲，而是社區改變的推手。當地的 Toucan 旅遊公司聲稱他們所經營塗鴉導覽，光是 2017 年一整年就帶來 40,000,000 披索 (相當於台幣約 45 萬元) 的利潤，一部分的收入回饋給 Kolacho 嘻哈音樂學校的 600 名兒童，以及當地的塗鴉藝術家。

即使再度遭受暴力及混亂，第 13 社區的居民並沒有因此被打倒，他們仍然對家園的重建極具信心，而且將社區創新設施和藝術作為觀光賣點，帶動社區經濟發展，也讓居民以當地文化及歷史為傲。

二、重建之後的隱憂

即使第 13 社區熱情與樂觀的居民不再受暴力及恐懼所綁架，凝聚向心力讓第 13 社區漸走出昔日的黑暗，看似充滿光明的未來卻仍有不少困難及問題要面對，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亦有許多面向值得討論

首先，第 13 社區從 2002 年左翼準軍事組織及游擊隊被驅離後，隨即被右翼準軍事組織掌控，在所有準軍事組織都自此區撤離後，反而形成了權力真空，使得小型的街頭幫派 (即 Combos) 爭相接管，然而，比起準軍事組織能夠與當局合作，以武力壓制及管理其他小型幫派，這些街頭幫派不但缺乏長期規劃，也更常為了爭奪地盤而使用暴力，在 2011 年間，就有 191 起謀殺案、5 名警察在該地遇害。這些街頭幫

派通常以勒贖謀生，其中一個幫派專門向客運公司勒索，每位客運司機需交付 30,000 到 40,000 披索，否則將面臨被殺害的危險，此作為使得 2010 年有 29 位客運司機放棄經過第 13 社區的路線。

其次，有些犯罪集團仍然覬覦著第 13 社區，期待以武力在該地建立秩序，讓此區不再被街頭幫派所切割。2008 年成立的 Urabaños 集團就尋覓在麥德林擴張勢力的機會，據說 2011 年時其根據地已有 70 多名成員，他們的優勢在於比街頭幫派更精良的武器與金錢，因此，Urabaños 集團很有可能拿下第 13 社區。另外，街頭幫派為擴張地盤及組織規模，亦有可能尋求 FARC 與 ELN 的協助，從他們身上習得軍事技術，畢竟左翼準軍事團體最擅長訓練及吸收青少年。不過，由於第 13 社區的地形條件，提高了游擊隊及準軍事組織重返此區的難度。

除此之外，觀光業也是兩面刃，大量的觀光客湧入第 13 社區雖帶來觀光財，但是，有七到八成的旅客會向 Toucan 旅遊公司訂購行程，使其形同獨佔該地的旅遊資源，而當地人所開立的小型旅行社，例如：Ruta 13, Perrograff 和 Kbala' s La Cuatro Trece，根本無法與之競爭。因此，當地人實際因觀光獲利的反而是少數，卻承擔了觀光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像是當地的兒童為了賺取觀光客的小費而中輟，或是觀光客的參訪使當地人毫無隱私可言。同時，街頭幫派也從人潮中嗅得獲利機會，於是，他們向觀光客兜售古柯鹼、賣淫，甚至是透過性剝削兒童來牟利，或是向旅行社徵收稅金。



第 13 社區一隅鮮豔卻帶著悲傷的塗鴉作品



最後，雖然身為麥德林城市規劃師之一的 Federico Restrepo 曾表示，政府應不分貧富，讓人民在教育、交通及公共建築方面都享有相等待遇，如此才能增進人民的歸屬感。因此，一座座前衛又壯觀的現代圖書館、美術館及多功能中心，還有纜車系統及手扶梯從麥德林貧民窟拔地而起，創新的城市設計與建設的確讓弱勢族群獲得資源。但是，麥德林的貧富差距真的被縮短了嗎？近幾年，當地的居民仍有超過半數以上是中下階層，仍然必須通勤到市中心工作，因為當地的工作機會並沒有增加，而青少年雖然有新建的學校與圖書館，倘若沒有好的師資及持續引進資源，硬體設施也只會淪為美麗的空殼。如果貧民區的民衆不知道如何運用資源，那麼在便利的交通打破貧富區域之間的地理隔閡後，是否也只會讓窮人的相對剝奪感更重呢？

伍、結語

麥德林第 13 社區在過去數十年快速蛻變，由從前相繼被準軍事組織佔領和黑幫所把持的局面，以及槍林彈雨和入夜後無人敢出門的日常生活，轉變成今日吸引無數來自海內外觀光客的熱門景點，第 13 社區居民確實在佈滿荊棘的革新之路上，展現出拉丁人民的樂天與堅韌不拔的復原力。當筆者搭乘纜車從山下前往第 13 社區時，映入眼簾的是漆滿各種顏色的房屋散布整個山丘，纜車緩緩爬升，很難想像沒有纜車的日子，居民為了賺取微薄薪資，要花費多少時間翻山越嶺到達市中心。抵達終點 San Javier 車站之後，由於有當地大學的協助，筆者與同學有機會與當地民衆對談，令人驚訝的是，主導社區自治組織的大多是當地女性，從言談中可以感受到她們對推動社區活動非常自豪，面對社區內的紛爭，常是由女性出面協調，同時也一肩扛起改造社區的責任。原來，越是貧脊和窮困的地方，女性往往能展現出驚人的生命力與韌性。在座談會之後，隨著導遊順著手扶梯前往社區其他地方，美化之後的社區環境，處處可見每個屋主的用心，沿途更被許多幅色彩強烈的大型塗鴉創作所震懾，再聽聞其所象徵的意義之後，更加佩服創作者的用心，並暗自慶幸苦難已成為過去。

在參觀的動線中，巷弄成為孩童嘻鬧的遊樂場，穿著制服的學生在街區廣場踢足球，看不到幫派互相打鬥或毒癮者到處遊蕩。然而，還是能從蛛絲馬跡中，看出暴力沒有完全撤出，當筆者走到雜貨店購買瓶裝水時，店門前拉起的鐵欄讓人以為並非營業時間，但其實那是店主自保的手段，是生長在台灣的我難以想像的。此外，遠眺參觀動線之外的區域，可發現越往山頂區域的房屋狀況越差，沒有豔麗的彩繪牆面，

只有黯淡的顏色及破舊的外觀，也讓人懷疑市政府建設是否尚未深入社區，而觀光客的導覽路線是否也僅展現了光明面，遮掩住的也許才是社區亟需面對及解決的議題。

今日的第 13 社區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尤其是根除幫派及暴力需要更多時間。然而，一個貧民區在短短時間內能有極大轉變，仰賴當地政府和社區人民的共同努力。也讓筆者想到台灣一些治安欠佳且貧窮落後的區域，雖然不至於像第 13 社區黑幫猖獗，但仍有許多青少年被幫派所吸收或沈溺於毒品。要讓一個破敗的社區重新凝聚力量，或許可以引進圖書館及多功能活動中心，提供青少年休閒的去處，並且舉辦各種活動讓民衆參與，讓民衆對於居住地更有歸屬感，給予希望與機會，就能減少街頭犯罪對青少年的誘惑。



通往第 13 社區的新穎纜車



必須隔著鐵柵欄購物的當地雜貨店



參考資料

- .InSight Crime. (2018). How Medellín' s Most Crime-Ridden Area Became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sightcrime.org/news/analysis/medellin-most-crime-ridden-area-top-tourist-destination/>.
- .InSight Crime. (2011). Medellin's Turbulent Comuna 1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sightcrime.org/investigations/medellins-turbulent-comuna-13/>.
- .The Monitor. (2013). Colombia: Rappers under threat in Medellin by violent street gang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Americas/2013/0103/Colombia-Rappers-under-threat-in-Medellin-by-violent-street-gangs>.
- .Schneider, C. J. (2011). Culture, rap music, “bitc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sorship fram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5(1), 36-56